

學

福

齋

集

學福齋集

卷之三 序

香艸齋詩集序

汪是菴詩集序

陸嶽祥大雅樓詩集序

張竹村詩集序

孫雅南詩集序

陳石鶴詩集序

王匏如詩集序

可賦樓彙序

汪槐塘盤西紀游詩序

朱小山詩集序

黃上之海查集序

學福齋集卷三

雲間 沈大成 學子

香艸齋詩集序

往余客嶺南會閩黃十硯先生亦來重遊余之獲交于先生也以西蜀王公恕時則會稽傅公王露長洲許丈廷鏐俱聚羊城始得快讀先生之詩久之王公撫閩先生歸次年傅公來卽去又一年許丈將開席鼇峰而公罷鎮先生偕許丈出送竹崎之江上月落雞鳴坐客沾醉僵臥而先生與公猶擊按畫酒汁慨然長吟也自庚申至壬戌勝日良會公必迎致先生其時余讀先生詩

最多迨後余從晉陵潘公于杭州戊辰春潘公自皖移
閩莫府過從余獲再讀先生詩又三年于茲矣今春潘
公朝京師余叩元亭先生則出酒飲余手一巨編曰此
吾刪存五十年來詩也蓋爲我序之蓋有喁者于者卽
事者狀物者弔陳迹者懷友者感逝者攄愁而惜別者
有得之疾病引枕者發之對酒狂歌者託之美人神仙
眇倩婉孌愔愔而不可卽者源于選而汜濫于三唐而
回溯于風騷而得其宗余蓋至是盡讀先生之詩焉先
生自隨計京師徧遊四方之齊之魯之梁宋而于吳最
久中宦粵東不肯阿上官投劾歸所至賢士大夫無不

樂從先生游諸使之來南也若故相泰山趙公欲薦起
不應吾吳中丞覺羅雅公爲鈐其詩以傳王公故齊年
潘公則宿重先生者此四三公海內鉅人長德禮先生
若是先生銜杯論詩外它無言覺羅公在閩時則未一
踵其臺門也世以此益高先生先生少時猶及見詩人
藍采飲而余田生謝古梅諸公則同學弟兄相切劘爲
詩文卽諸公亦自以爲不及也先生少爲才人壯則爲
循吏今爲名宿皎然有顯晦出處之大節詩故不足以
盡先生而海內慕先生者驟見先生不得讀先生詩如
御先生焉歸昌之片羽迦陵之一鳴顧不重哉回念疇

昔西州墓木已拱許丈息影久不出傅公以主鼇峰重
入闕與先生齒俱杖國飲興吟情尚若壯少年而余佗
僚失志髮亦種種白蓋反覆先生之詩而益增友朋離
合之感也已

汪是菴詩集序

雍正辛亥春璜谿陳丈洛亭挈舟邀余遊鄧尉歸而刻其看梅詩吾師宮允黃公首爲之序而郡中知名士皆賦詩以豔其事汪君是菴當時一人也余性愛梅廿年以來幸皆客南方粵之庾嶺浙之西溪梅海也閩使院之舍館一樹垂垂余兩榻其下是故宿願所結或一至焉或三宿焉或積歲居處焉當夫月中雪後夢覺酒醒輒思鄧尉前游詠陶諸君子之詩而念我汪君不置也今年秋余遷于城西而汪君自璜谿至握手道故風流猶昨已而袖其詩過余潭上曰子固知我廿年前者也

盍爲我序之璜谿在大泐之東其地多良田清池桑竹
相亞魚稻鮮美去城市之囂埃而得邱園之靜樂其人
類皆讀書稱詩趣尚高遠而汪君尤爲其鄉之魁士今
垂七十嗜學不衰長篇短詠哀然成集其平生沈酣文
選實能篤好真知焚膏繼晷大含細茹深抉其奧所作
擬古諸詩幾于神似是惟希向禽之風而循顏謝之軌
而又得林類方回之壽者也胡可及哉異日陳丈數道
汪君之賢假梅花而締交別二十餘載矣今乃奉其詩
而快讀之何我汪君才老而思雄力自致于古人旣多
而工乃至是也寒風淒然歲又就盡潭東之梅有信矣

回憶陳丈墓草久宿惟鄧尉數篇詩在人閒耳而汪君
方觴詠優游偃息巖泉以自樂人不可以無年余於汪
君不能無羨也

陸嶽祥大雅樓詩集序

吾友陸君嶽祥以詩名北郭有年矣往余歸自閩卽讀其大雅樓之詩斷自戊申距其時蓋二十五年之作胥在焉可謂閩而肆美而備矣嘗許序而卒卒未暇以爲今歲元日有以巨帙留於客次者則前所觀大雅樓之詩已次第開雕來趣序杜門雜誦盡日忘倦昔王充謂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以余論嶽祥可謂詩之烏獲矣其才大其思深其言皆有中乎古人而其神韻格律足以自造其極也樂府之作自唐以下有擬古題者有自製題者李翰林李長吉王仲初張文昌此擬古之法

乳也明之青田可謂傳衣矣杜少陵元微之白樂天此自製之善師也明之長沙可謂後勁矣其它非剽賊卽鹵莽闕未終篇伏几思臥夫古樂府之譜雖亡其音節可尋其姿致可想其命意可得是在善學之者以我御之耳誠使爲將作者畫形於堵程材於矩而運用於心九成之臺一柱之觀可計日而就是卽魯般王爾之能也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嶽祥之樂府其善學古者乎其將踵青田而問津者乎世有崔豹吳兢郭茂倩之徒必能辨之矣嶽祥之詩古近體皆工而集中樂府尤多故余備論之

張竹村詩集序

北郭張君竹村自編數年來所作之詩得古今體若干首總爲集若干卷過而問序于余吾黨之論張君詩者或以爲澹或以爲靜或以爲清或以爲遠藉然日至吾耳矣初正大雪兼旬寒牕闌冢焚香吟誦別有會心因僭爲言曰諸君子之論可謂肖矣鄙人菴昧不知折衷竊以爲猶未足以盡我張君也嚴儀卿曰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吾友證自在三昧於往昔因中雖博識內敏問學沾洽而世緣泊如茹素事佛旁行四句之書三玄五位之說丹黃甲乙

不離左右于禪學鑽研窟穴資之最深其發而爲詩皆以妙悟得之長篇短什卽事體物刻燭然須無不如意唯其妙悟所以當行而本色也天衣懷禪師曰譬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此可以狀吾友之詩矣夫以詩觀詩目睫之論也以禪觀詩水月之喻也今世之獺祭稗販儷花門葉漁獵語言文字以爲工者所謂吹網使滿非愚卽狂耳烏足與言張君之詩哉北郭吾郡詩人之圃也張君與其弟椒田伯塤仲麓斐然各自有集悵余頻歲出游如雲水行脚僧江梅甫謝又將腰包而去不得與賢勗弟喁于菴鄉釣

灘間爲可歎也

孫雅南詩集序

甚矣詩之難言也有應世之詩有傳世之詩儷青妃白
比響聯辭爲槃悅爲羔雁爲金華殿中語此應世之詩
也原本漢魏浸淫唐賢分刊於格律衡石於氣骨言在
此而意在彼一唱三歎而有遺音自抒性情而上契於
古人此傳世之詩也故夫爲詩者得句自謂工也篇成
而疵見矣初觀可喜也載詠而覺憎矣又或私寫則警
策梓行則平鈍近出則貴楮日久則覆瓿耳目所及蹈
者八九夫西子之色人知其美也偃師之伎人知其巧
也雍門子之奏琴人知其善也豈有時地異觀今昔易

念哉詩若是則傳矣硯山樵孫君雅南北郭之詩人也
自弱齡以迄壯歲懽愉愁苦疾病存沒聚散人事之不
齊以詩發之處而閑居出而遠遊景物之流連山川之
登覽古昔之慷慨以詩寫之若夫涵茹風騷網羅子史
旁獵二氏以及說家有核八代以逮近世考鏡得失推
求至隱無不苞也無不覈也此其論詩之源而卽以暢
其流者也是故一字之成固于金湯一章之就諧若鍾
呂其苦心孤詣思出入極收視反聽好句環生若由于
神助而方軌前秀力矯時轍持至三十年之久而不變
其初志可謂健者矣蓋孫君之詩潔而雋曲而不盡材

兼各體遺其貌而取其神此古人所爲千變萬化唯意
所適者其必傳於後無疑也昔明之詩人高啟楊基張
羽徐賁余堯臣陳則之徒居吳之北郭當時目爲十才
子今孫君適居郡之北亦以詩鳴而吾故人之工詩者
多在于是風流相尚家各有集抱玉握珠比肩踵武讀
硯山樵之詩而徵吾郡之北郭將並重于中吳也蓋可
傳者衆矣

陳石鶴詩集序

天能窮人之遇而不能窮人之詩詩者人之與造物爭能者也吾觀唐詩人之窮者蘇源明爨薪照字垢衣生蘇王季友賣履自給孟郊苦寒恨敲石無火賈島歎鬢絲如雪不堪織衣周朴寄食僧舍遇窮矣而其詩日昌然至今唯贊歎吟繹其詩之工而已未嘗以當日之顯晦困亨少分軒輊於其間也是操其權者人也非天也吾友之窮於遇者莫如陳君石鶴而最能詩石鶴之詩惟性所宅真取弗羈拾物自富與率爲期或以爲有合於疎野之品而不知其忽吐一語蹻思之奇真有橫絕

歛起冰懸雪跨使觀者變踔膠慄肯首吟歎不自已故
其平日或信筆卽成或撚髭苦吟要以必得奇句而止
人或規以謀篇之完善勿屑也夫珠之有額玉之有考
不害其爲夜光連城之寶其質殊也吾於石鶴之詩亦
若是而已矣石鶴之爲人土木形骸亦夷亦惠人或詆
其簡傲余之徙潭西六年矣與之交日見其可親每誦
其詩歎爲不可及以是往來無間人之詆石鶴者特未
讀書耳書之載若石鶴者多矣其儻蕩放誕有什伯於
石鶴者而當時王公貴人類能優容假借之以收禮賢
之譽況我輩亦居貧守約者而顧求多於石鶴乎石鶴

之兄殿掄以六法供奉受

世廟殊知官內省郎惜未竟其遇而沒石鶴吟弄之餘亦善山水間作小筆大幅脫手卽爲人取去與詩並稱於吳中昔宋楊叔明工畫兼詩自題其集曰野趣有聲畫古梅吳龍翰爲序云風月常新烟雲不斷叔明磨墨濡毫畫難畫之景以詩湊成吟難吟之詩以畫補足吾序石鶴之詩亦無以踰之是天不能窮其詩更不能窮其畫也噫奇矣哉

王匏如詩集序

余已卯歲莫歸自廣陵雪後王君匏如偕老友范君灑山過瓜牛廬出早梅詩索和其體物之妙正如君家德柔指物程形無假題署勉爲繼聲自媿勿及而匏如顧謬推余以其近所編詩乞序匏如之詩禾中錢香樹先生嘗爲之序矣其詩之美先生已備言之余何能越先生之所言哉雖然余與匏如同井開耳其才名久而又辱與爲友又幸獲觀其集其烏可以無言也匏如生鼎族承司徒公之家美蚤有俊人之目尊甫都轉曩宦嶺浙趙魏之交往來省覲所至多名山水與夫前賢之遺

迹往代之荒臺廢壘車漬馬瘖風餐雨宿之苦池館之
息朋酒文讌之樂境與情會一寓於詩濡墨淋漓不覺
筆倦又性篤友愛伯氏仲氏既沒孔懷之痛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此尤近今之所難也都轉久宦於外匏如繼
兩兄而爲家督庀門內之政綴綴然瞿瞿然宗鄰稱之
賓客譽之中材處此不勝其勞而匏如方日與瀛山諸
君子切劘爲詩文焚香靜坐若無一事焉者曾子固所
謂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匏
如誠其人哉昔隱侯語人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
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連文才相繼如王氏者

吾讀匏如之詩而益歎先正之言不誣且徵諸百世下
也遂書以歸之

可賦樓藁序

出披雲門一里清溪澹澗崇邱茂林平疇如畫豆區瓜
畦間之過小橋而東詩人唐君鷗閑之所居也鷗閑好
讀書謝遠名利一意於風雅時爲古今體詩冲夷澹泊
不事彫劇而出之自然太羹玄酒玄弦孤花讀之者使
人意消有過諸聲色香味之外者非世俗儷青妃白獺
祭餽飭之可得而擬也鷗閑之所居在漁塘之北故明
孫漢陽太守曾卜築於此有雪堂五老峰之勝畫壁巋
然余往時猶及見之今雖鞠爲茂草石移有力之室而
風流未沫地多名彥若鷗閑其尤著者也鷗閑之五世

從祖仲言先生病瞽而工詩撰唐詩解一書箋疏訓釋
有益學者鷗閑胚胎前光紹述有本歌詠太平優游自
得時或放舟峰泖之間卽事撫景含毫邈然家有小樓
自顏其楣曰可賦每當花開月上蕭閑岑寂之辰朋簪
適至翦蔬酌酒登樓而賦之長篇短章埽筆立就此蘂
之所存蓋什得其二三也寶鏡之卸半匳神龍之露片
爪光景變化尚在隱見出沒之中吾安能測鷗閑之所
至哉

汪槐塘盤西紀游詩序

余客京師所遇平生故人爲言盤西二山之勝間跨一
衛出之衢黃塵滿衣仰首雲際西山積翠若屏煩慮都
滌蓋嘗望見之而盤在薊州距國門二百餘里非聚糧
藉騎不能往則亦徒寄遙想而已去秋重晤槐塘於冶
南酒酣翦燭出篋中詩曰此盤西紀游作也余數至京
師欲一踏西山不得而君登眺之餘刻露靈窟繪以奇
句余妒甚而又愛其興之豪詩之雋而永也是二山者
秀出象表幽境曾出巖谷巒岫精藍嘉樹每各異觀淨
侶樵子與相上下北方少水所至流泉乳竇蜚珠歎玉

漈漈來隨人故尤可喜也凡此皆余鄉所聞而延佇者
今於詩遇之矣若夫藻繡綸連激日納光長楊五花萼
陽宣曲之苑在是君挾相如子雲之才使侍屬車豹尾
間援筆而賦宜有炳焉贊龍虎之文者而區區躡蠟屐
荷鴟夷擁鼻孤吟僅託於阮公謝客放浪之爲又吾曹
拊卷而增喟者也憶壬戌秋與槐塘別其時君館水西
查氏而巴蜀王公將偕余而南信宿漂榆城畔維舟留
飲俛仰隙駟忽閱十稔王公久歸道山而心穀弟墓
草宿矣自憎衰鈍已成老禿翁猶從吾友揚摧風雅銜
杯縱譚所謂盪瀾耳其不爲山靈笑者幾希

朱小山詩集序

吾友朱君小山編其三十餘年之詩附以倚聲總爲集若干卷過余曰自束髮受書卽喜爲詩所作甚鉅今料檢彙本經師友之商榷者損之又損之而僅乃存此幸爲吾序之吾友之尊府芳垂先生夙以詩稱郡中其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吟箋酒瓊風雅相尚當夫喝韻卷波淋漓用壯小山未嘗不斂衣侍側其濡染于家庭熏習于諸老者故已深矣重以幼卽茗穎弋書部獵詩林靜而專內撻而不韞於外少日境亨氣盛下筆多懽愉之辭中歲傷於哀樂則憂思無聊往往而有矣其長歌格

詩準的唐賢近體浸淫宋元詞亦清新閑婉類竹屋梅
谿而流露性情刻畫景物悠然有泳游不盡之致則吾
友之獨得者也吾友親逝後舅弟析來居城之東老
屋荆扉藜藿拄徑而淑儷奄徂長君短折提攜諸息自
治米鹽空房鐙暗深巷雨來俯仰前塵苑枯頓異比于
騎省悼亡蘭城哭子倍難爲情矣然吾友讀書其中十
一年於茲編纂遺集撰述世譜效柳州石表先友記附
父執于末三吳之名德在焉袁夫人沒鰥居獨宿旁無
妾媵惟與次君警勘文史網羅金石客至一老僕應門
茗椀香鑪相對移日超然自遠而泊然寡營今之朱桃

惟也余居東在前君來而余已遠遊閩歸一載把臂論
文今者秋半余將移家而西矣徑術遙距過從爲難行
役之人蓬轉無定此後風雨鷄鳴花時月夕欲就而賞
奇析疑何容易蓋放筆悵然者久之

黃上之海查集序

北郭詩人之藪也吾友黃君上之蚤歲卽以詩鳴其間
旣成進士歸而益致力苦心孤詣日有課程與孫雅南
諸君子倡和切劘未數歲而學大就將刻其集以問世
一日過瓜牛廬日子盍爲我序夫能窮晝夜之力取古
人之詩自漢魏以至

國初一一尋其門徑入其堂奧然後執筆而爲之規規
乎其有合矣則又取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
夫山鏡冢刻真誥梵策旁及兵謀歷法星官樂工山農
野圃方言地記虞初小說之屬無不該也無不習也浩

乎沛然矣則又歷之以道路崎嶇川陸涉頓星飯水宿
車淖馬瘖鮫魚湍石之淵林莽貙虎之窟與夫暴風甚
雨窮陰烈日瘴霧不測之危艱辛亥戚疾病困躓之境
空階荒驛蕭晨獨夜無聊惆悵之時悵乎其有觸洋洋
乎可歌可泣矣詩至是始成爾始可與古人抗衡爾黃
君居恆讀書焚膏焯掌會偕計吏北去周知行旅之况
重以家貧守約皁魚之痛庾信之傷心中年哀樂可謂
甚矣故其發而爲詩旣自寫其性情而復準於古人之
格律如設色焉五采其交錯也如合樂焉八音其繁會
也吾郡自幾社後風流銷歇百年於茲近者吳中七子

詩出而吾友青浦王蘭泉上海黃芳亭趙升之居其三
然皆下縣人也今得黃君與雅南諸君子以詩提倡於
北郭斐然皆有集以行將遠與高楊爭而近與蘭泉三
君並驅矣余故樂得而道之

學福齋集

卷之四序

閔玉井西崦集序

易松滋抱山堂詩選序

任苧村詩集序

吳梅查詩集序

觀香堂詩鈔序

金竹山居詩序

黃北垞存沒絕句序

楊柳汀詩序

守約齋小草序

門人吳子貞詩序

俞楚江壺山詩鈔序

王秋汀獺髓集序

高密宮守坡詩集序

程舍人蔽園集序

學福齋集卷四

雲間 沈大成 學子

閔玉井西崦集序

詩之境唯老爲難少陵曰老去漸於詩律細非深得詩中三昧者不能造是境不能爲是言也千年之喬松其脂淪于地又千年而爲伏苓又千年而爲虎魄又千年而爲璽其色初纁而素而絳而底于緇黝然其光珍于玉璜居之可銷赤祥皆知爲希世之寶也若夫詩知而寶之者鮮矣然彼之不見寶于世者穉耳易耳蕪而陋耳明月之珠以闢投于道人爭取之大璞不剖必有按

劍而相明者凡今之詩苟有不穉不易不蕪且陋而直
臻于老烏有不知之而寶之也哉吾友閔君玉井以詩
名江東其澄秋閣初集已膾炙人口今將鋟其西崦集
若干卷則皆六十五歲以後之作也余自甲戌客廣陵
卽交君數年以來讀其詩最夠知君者莫如余蓋玉井
于書無所不闕東南佳山水無不至其于天道人情物
理與夫否泰順逆經權常變前世之所行當前之施設
蓋已諳而悉其自少壯以迄于今茲其權戚通塞疾病
行旅登臨憑弔燕賞聚散之時亦已周歷而備嘗而一
吐之于詩茂矣美矣無以加矣蓋久之又久之而乃臻

于此境焉而其年亦已老矣市南宜僚之弄丸也梓人之削鐻也昭氏之鼓琴也其幾于化也乎其入羣玉之府而第其價也乎其可寶者多矣

易松滋抱山堂詩選序

余自甲戌秋來廣陵卽交易君松滋其吟誦之所曰抱山堂者賓客滿坐四方名彥之往來無不題襟投轄而松滋方以詩名雄一時才氣橫逸酒酣輒擊節按歌風流爾雅傾其坐人乃甫閱數年而松滋遇日左境曰困于是抱山堂中向之翕翕熱者舉無至焉而二三吟侶則時往從之游其阨塞空乏之況有人所不能堪者而松滋處之自若而其詩亦日高一日攜其自選存詩若干卷謁余而乞序吾觀今世之論詩者輒引韓子懽愉難工窮苦易好歐陽子必窮愁而益工以爲說若是乎

松滋之詩之工其有類於是乎然吾以爲不盡由于是也夫古之人通顯者衆矣建安之七子南朝之王謝未嘗不工詩也其窮而在下愁而至于胥靡役夫未必皆能詩也吾以爲詩之工不工繫于學而不繫于境其境之困而學益以進者繫于已而不繫于人蓋吾觀于易象而知之矣在易困之畫下坎上兌其象爲株木幽谷石蒺藜剝別葛藟輓碗可謂晦矣然其卦之互下爲離麗正也上爲巽重申也反對爲井養而不窮也旁通爲賁文明也夫惟君子處困之境知險而能講習于學反覆不已求歸於麗則則有文章之光明焉學以養之忘其

困矣是故松滋之詩之工繫于學不繫于境繫于已不繫于人蓋松滋性敏而聰警于書畫琴奕弧矢絲竹詞曲凡百游藝之事無不能而詩尤其所嗜中年以後益折節讀書其所爲詩清苦堅卓日進于古人一唱三嘆悠然有弦外之音其浸淫于學也深矣譬猶空山之梅冰雪不能戕之而祇以益其芳也池上之菡萏夏日雖炙灼之而彌顯其靜潔也是豈外物所能累而耳食稗販者所可跂及也哉向使松滋遇不左境不困貴富奢樂優游順適世之所謂亨者然也然彼亨者未久而聲名銷匿與草木同腐矣曷若存數百篇詩于宇宙間使

後世知有是人哉松滋亦不願以此而易彼也至其署
堂以抱山者蓋取孟東野句好詩恆抱山而其詩亦似
之云

任苧村詩集序

詩必由於積積焉而有得於心之謂學其形於言者之謂文詩者文之一端耳是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盛則輝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夫惟積之久而發之當斯無得而難焉是故不讀萬卷書不遊名山大川探幽出險極眇詭異之觀不可以為詩不燭庶物之情不窮天地風雨雷霆日月晦明象緯之變古昔盛衰治亂之故不可以為詩不歷辛苦難難空乏佗僚行役別離不可以為詩也是故詩之有取乎積也非吾一人之臆說也其去而以速化者吾未之

前聞興化任君苧村質敏而力於學其治經精三禮其所爲經說咸有符於往詒以其餘發爲詩其旨永其風好而於樂府古辭尤善也蓋年雖少而所庚有如前之所云者其積厚矣莊生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是故詩之有取乎積也非吾一人之臆說也且詩之病亦多矣塗澤以爲工也莽鹵以爲捷也鬼瑣以爲贍也柴棘以爲奧也怪僻以爲奇也有一于此雖俞跗處方文摯調藥責之以效不可得也蓋亦返而讀苧村之詩乎讀苧村之詩而思其所以致此之故其亦憬然有省於吾之說

也夫

吳梅查詩集序

吾友吳君梅查之詩吳中家宮傅公旣爲之序矣茲復
過余而請曰以子之交之久也亦乞一言余無以辭也
因爲之書曰詩必視乎其人人之心之感於物有哀樂喜
怒敬愛之殊而其聲卽有噍殺暉緩發散粗厲直廉和
柔之異是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
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
廉而謙者宜歌風聲音之道由性生非作而致之也作
而致之失其旨矣梅查之爲人恂恂退讓爾雅不羣其
讀書好古自少已然與人交久而益親其處事遇物一

本於忠厚雖當拂逆之來憂思之集內訌外侮之交作而夷然不以爲意其性情然也故其發之于詩不矜才不使氣不險僻以炫奇不孤峭以立異其近體古詞長篇短什于演迤澹泊之中時露其堅光蒼色玉之粟而珠之澤也蓋惟寫己之性情纏綿悱惻出之以自然積之久而自與古人合豈作而致之者哉梅查之舊居有曰青棠觀者其讀書吟詠地也暇時二三勝侶相與婆娑其間或奕一枰或琴一曲或出觴豆以飲酒酣以往間爲詩歌以相娛樂去今十餘年矣思之宛然在自然當時之友陳君竹町樓君于湘皆已卽世而閱君三考

易君松滋在者落落如晨星若余則已成秃翁益復弟
靡不自振覲焉論梅查之詩所謂強顏耳吾聞空石之
中有人焉其名曰觚闕耳目之欲而遠蟲蚩之聲閑居
靜思則通余日逐逐於塵鞅中已不能通而汨其性情
而妄置喙於風雅其不爲宮傅聞之而轍然也幾希矣

觀香堂詩鈔序

康廬鍾君以詩稱北郭近徙于城南而余居于西每歸康廬輒相從論詩昨歲以觀香堂詩鈔若干卷乞爲序余諾之而未爲今康廬當赴公車而余又將往揚矣因爲之序曰詩之有所資者三一曰性二曰學三曰游非稟之性則扞格而難成非績之學則莽鹵而不治非助之游則見不廣而言不肆是三者詩之本也然有性矣而不學有學矣而不游中無主而外無輔其失也僊而陋膚而不入描頭畫角顧此遺彼浮光掠影終無是處盲者舍杖而欲尋徑術之所由蓋跬步而不能矣康廬

聰穎絕人幼卽知辨四聲其于吟弄性生也而又嗜古好學埋頭焯掌唯古人之是歸每爲一詩字不妄下章不苟就必劇心銖腎錘鍊再四而後已岌岌乎難之也其足迹之所至絕大江渡黃河登岱宗躡齊魯燕趙之郊北入于京師又嘗游錢唐歷豫章越大庾嶺憩廣州由惠循梅潮而拉岡極于南海之上旣乃舟困口竝劒溪出仙霞關仍取道于浙而復往來萬餘里其資于三者深矣宜其詩之日工超然有異於人人也余拙鈍吻棘指椎老而益甚讀康廬之詩而思其停車點筆倚篷洗句之處皆余昔所遊歷有一至再至數至者俯仰低

侗都成陳迹而叢殘舊橐堆塞篋行媿無一二之堪與
康廬並波匿觀河徒然面皺抑亦自歎也已

金竹山居詩序

余於壬午之冬來館江氏黃君北垞已先在鶴亭主人
既賢而喜稱詩一時同人若鮑君海門程君香南吳君
葑田與北垞皆博雅闕通晨夕酬倡而主人之小阮雲
溪亦與焉交相得也乃甫一年而香南沒越二年而雲
溪去客於外昨年海門復沒今茲北垞又將行矣存者
葑田與余耳歎古人之不作傷同志之日孤吾何以爲
懷哉北垞將別請序其所梓之詩余衰鈍惡能知詩而
北垞惓惓之情不可以已也記有之詩以道性情豈專
事乎摹倣哉雖古之詩有曰擬者陸士衡謝康樂也有

曰代者鮑明遠也有曰雜體曰效者江文通也彼皆以已之性情與前人之性情遇登其堂而躋其蔽遺其貌而取其神故足述也豈斤斤於字句聲調哉吾怪夫今之爲詩者規規焉家新城而宗之羣奉一精華錄以爲衡相爭媚於聲調間譬之是猶偃師之戲大秦之幻人黎邱之伎倆也庸詎知有識者之議其後乎且新城之詩亦學之古人而始工耳與其從新城學古人何不陳漢魏六代三唐而學之乎是故今之爲詩者譬之是猶隔重牆而問人曷若直造其門之爲愈也航支河斷港而求通津曷若亂流而濟之爲愈也有一人焉獨出而

矯之豈非豪傑之士而古今之所倚乎北垞之詩平生所作不下數千首梓者什之一二而其苦心孤詣屏絕依傍一篇之就動中格律雖其遇甚困或有窮愁埋塞之言而其纏綿悱惻自抒其性情時溢於篇什使讀者悽然以悲肅然以起敬隱然如卽乎其人其力矯世染不爲回撓豈非豪傑之士而吾黨之畏友乎舉似葑田當相視而笑也遂書以歸之

黃北垞存沒絕句序

於乎朋友道喪久矣今有人焉於其存者隔數千里而
相思於其沒者歷數十年而不忘爲之詩以寓其懷爲
之梓以傳諸後詠陶紉繹瞻望咨嗟而不能已詩人之
風雨雞鳴湘纍之芳洲杜若也其情深其旨永矣夫管
鮑之知己羊左之急難慶廉之慷慨范張之信行吾故
無望于今之人矣居恆守約煦煦相親一有小得失小
利害交于前而秦越視者有矣况勢利之相傾名位之
相軋其變不更有甚焉者乎斯非之下石耳餘之推刃
禍中于有所徇而遂至于不復顧夫宿鳥猶知同羣鹿

鳴貴其相讓此先聖所以善晏子而朱公叔著絕交之
論也豈易言者哉吾客廣陵而遇黃君北垞焉既老而
工詩其交半天下無貴賤苑枯皆如初其爲存沒絕句
三百首九原可作而如卽其人在遠日親而如聞其聲
欬比于哀逝之文賦別之篇暗牕風雨之吟思深哉黃
君有味乎其言之黃君之是編也其于友道篤矣

楊柳汀詩序

弘農氏之以詩鳴者自隋越公始至唐而門材日盛英
彥疊出初盛中晚五季之世總爲集六百九十一家而
弘農氏之著錄者四十二若盈川在四傑之次司業爲
後進所宗尤炳炳焉下逮宋元極乎勝國大年創體乎
西峴契元驚人于草澤誠齋南渡范陸樂推仲弘孟載
先後雄視雖老鐵靡靡升菴淨采抑亦作者之亞也斯
豈非家風有自靈秀獨鍾者乎吾友柳汀居披雲門之
東蚤歲卽以能詩聞善書兼工六法湘簾斐几焚香鼓
琴灑然世外人也性愛佳山水每歲放舟出遊吳越之

間所至與其名流禪宿分題聯咏篇什繁富故自弱冠
至今積詩數千首矣同人數勸其出以問世柳汀謙讓
未遑茲所梓者特什伯之一耳然已彬彬乎附景前光
希蹤曩軌矣詩是吾家事豈虛語哉范蔚宗曰情志所
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劉彥和曰惓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于骨劉
夢得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
能之梅聖俞曰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
盡之意見于言外柳汀之詩一以意爲主而刻厲風骨
興寄磊落善寫情事摹繪景物使讀之者忘倦聽之者

悠然而若與之遇所謂削鑿於神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實有合於諸賢所論者世多牙曠自能辨之而賞之也柳汀生有異稟席世學之遠深造於古人而又佐以友朋倡酬之樂江山之助宜其詩之工如是蓋今弘農氏之雋也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請爲柳汀誦之

守約齋小草序

守約齋小草者金氏二舅循範雅南合編之詩也其居在郡城之東披雲門之外守約齋者其先代讀書處也金氏以詩稱郡中也久其大父慤存有漫游草是菴存彙世父研廬有栖麓小草慤存爲吳綏眉先生入室弟子而研廬從吾師宮允黃公爲詩會于徐醒齋東軒顧珠懷醉白池而其家之貽雅堂亦時至焉循範兄弟袂拘奉席樞衣趨隅自其總角時已習聞先生長者之論矣旣長遂能詩出與朋好游歸而填箎唱和所作日多近歲吾友朱君小山爲之芟存合編成若干卷朱君方

以工詩訓後進其甲乙去取有定衡矣吾郡之城東詩
園也在明則孫漢陽宋待詔入

本朝則彭燕又孝緒盧文子高謾園小湖吳六益綬眉
諸先生風流文采輝映江左殘膏賸馥沾溉後人宜循
範兄弟之聞風而興起也況加以家學之濡染乎曲臺
之記曰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信哉
且吾聞循範兄弟之尊府紫垣早世其母曹太君鬢而
持門戶其時循範齒八歲雅南甫三齡耳太君提髻鬣
懷抱之孤朝餽夕乳恩斯勤斯暑軒寒機卒瘁辛苦而
後乃能巖然成立讀書自好以有聞於郡中也其在毛

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常棣燕
兄弟也夫惟思慈母之劬勞而持潔白以養兄弟怡怡
相勉於風雅亦猶常棣之華以覆鄂鄂以承華故得韡
韡然而光明也華鄂相承覆而光明兄弟相酬唱而和
樂此二弟之詩所以日進乎則竇氏之聯珠李氏之花
萼其又何難至乎可謂競爽矣可以慰其親而紹其先
矣爰爲牽連書之

門人吳子貞詩序

吾門吳子貞年十四喪母越一歲喪父又越二歲而祖母亦見背矣蓋不出數年而斬衰之喪三焉可謂極人世之慘酷矣而子貞以熒熒藐孤與其兩弱弟相勉於學親串醴讌里社徵逐之事未嘗與風雨寒暑疾疢未嘗輟也洎來問業於余告之以小學授之以注疏引之以百家而効及於詩賦蓋昇一書則莊誦之曉一語則退而謹識之其或義有未安而意有未釋者必反覆質問貫徹而後已不以難而自沮也子貞之曾王父以大科官侍講王父以進士歷館卿尊府以任子未仕卒而

能不囿於統綺不溺於游閑匪僻之習挈其兩弱弟銳志於讀書子貞旣冠其鄉校獻賦

行在數薦南北闈乙酉始捷京兆仲弟嗣宗季弟孝顯皆聰敏過人胚胎前光紹聞競爽吾於是覘延陵之世澤未艾而子貞其無媿負荷也初子貞兄弟總角時纍然在纒經之中余每過之憫其幼孤慮其志之不堅或爲外物之所誘而難底於成今則俱有聞於時矣使由是而不已焉則於古人之學庶幾其萬一乎夫旣已自立於始矣其有不益勉於後者乎子貞勗諸戊子之冬子貞將隨計北去裒其所作詩若干卷請余點定而序

之余觀子貞之詩纏綿悱惻吐辭典雅動關於倫理學術有合風人之旨然余略而不論祇叙其少日孤苦自立冀其始終於學以克致於古人所以進子貞亦以諗天下之爲人子者也

俞楚江壺山詩鈔序

昔之論詩者有曰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干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夫論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詩人之意也求詩人之意莫如子夏其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莊生之言曰詩以道性情揚子雲之言曰說志者莫辨乎詩其有旨乎吾友俞君楚江少卽以詩名東南壯而出游四方入京師鉅公貴人倒屣迎致海內石師鴻儒知名之士無不折輩行與之交下至釋老方伎之徒亦皆知有楚江先生者可謂詩豪矣吾友儀觀甚偉望之頽然而卽之溫如久而益相親蓋

其胸次磊落光明一皆以性情遇人而人亦以性情遇之感之以性情卽豚魚可孚況氣類之本同者哉是故函於心爲性情形於言爲詩歌非二物也君之詩激滌萬物牢籠百態踔宇宙而遺俗眇翩翩而獨征信有若司空表聖之所謂雲潭瀉春古鏡照神者其風格在韋柳王孟之間是真得詩人之意者豈摘埴索塗尋條失枝者所可希蹤也哉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惟其自然也夫自然者性情也非可作而致者也法言曰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此君之詩所以可貴也夫

王秋汀懶髓集序

魏塘王君秋汀自甲戌之夏在桐川蔡兄席上別去今夏重過廣陵秋汀年四十而余且七十相見問無恙外出其集玉溪生詩曰懶髓集者曰子爲我序之初秋汀與余同客湖上日從文字飲才思橫溢意氣豪上自謂取科第如拾芥同時武林故人若邵檀波方曼陀輩皆推讓之旣而秋汀北游試京兆不遇去爲吏蜀中忽忽十六載回念朋舊桐川檀波俱沒曼陀仕不得志音塵闊絕而余白髮玲瓏淹于逆旅遂已老矣是可歎也已秋汀所佐之富順隸敘州府漢之犍爲郡唐戎州也老

杜之東樓山谷之涪翁亭在焉故詩人之囿也又以幹才數奉臺檄墾田采木周歷管內盛暑披裘初秋雨雪凡人迹未到之區秋汀皆寢處其中罷虎之與居猿狖之與吟蓋亦不勝其瘁而秋汀詩興益高其自爲詩歌甚多茲集句特弦高之乘韋也然已足以嘗鼎一臠矣夫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程不可以作詩秋汀績學而久於行又得巴蜀江山之助宜其詩之日進而無已今之稱詩者足不越里巷之閒目不睹山川之勝僅僅抱殘編守故說以是而號於人曰吾能詩是猶壤蟲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也豈不悲哉

高密宮守坡詩集序

天地之美鍾於人其扶輿盤礴靈秀之氣不獨言堪輿者分南北兩戒也卽論詩亦然夫子刪十五國風之詩大抵大河以北而吳楚不與焉是北有詩而南無詩矣逮漢魏六朝以迄宋元宗工大家南北嘗中分是南與北俱有詩矣遺山以後秦晉嵩雒之間闕焉無聞是詩日趨於南而北幾無詩矣當明中葉何時李偃起西北邊華泉以黼黻之才與吳郡徐昌穀並驅爭雄沿及嘉隆李滄溟謝四溟接踵三齊與太倉王弇洲遙相應和一時有前後七子之目而南與北中分詩焉自入

聖朝東國之詩人宋荔裳趙清止高念東開其先新城
王氏弟兄繼出漁洋遂爲齊魯之大宗嗣後唐豹巖田
山蘊顏脩來謝方山趙秋谷張崑崙諸公比肩林立倚
角壇坵江左之士且有北面而從歆者而秦晉無聞蓋
洋洋乎表東海者厥惟齊之風焉吾友高密宮君守坡
少而好學於書無所不讀壯而從先公怡雲先生守藩
於滇遠出西南徼外嘗再至京師西游秦蜀中歲從先
生憩廣陵去僑禾中久之率其弟度來奉喪還葬復客
吳越相遇於逆旅出其詩讀之雄深雅健格律道勁實
能聚古人之長而鑄一家之作足以振起齊風獨闢詩

境非近世之規規漁洋者比也彼規規漁洋者求工於字句以爲捷獲不知牽絲刻木神理都喪曷若吾友之不旁門戶自力鑪捶以追蹤古人者豈非豪傑之士哉夫惟水陸奔走積年行役下上三峽長江之險深入葉榆邛笮之區狎魚龍參虎豹觸雲霧捫星辰棧行道宿車謙馬瘖可驚可愕可泣可歌皆於吾詩焉寫之是乃所以爲守坡之詩非世之規規者所可及也古有云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程不可以爲詩吾友斯其人哉可以拔棘自成一隊繼漁洋而騰驤南北矣

程舍人葢園集序

吾友程魚門舍人自選定其詩曰葢園集者二十二卷
總爲古今體二千首蓋自乾隆癸亥至今庚寅二十有
八年之作胥在焉不鉅公名宿之序而顧屬於余余不
工詩何序之能爲然良友之意不可孤也爰卒業而爲
之言曰夫詩之爲詩不可以易言也其始發之於人而
觸之於天其繼致之以學問而相之以鬼神當其搖筆
伸楮茫無所寄思極而通汨汨無盡撐腸拄腹究將何
施一旦有觸雜然空至若是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特
假于我手而詩之耳是故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不覺

其肆也汪洋旁魄轆轤下上而不覺其荒也窮幽極眇
出奇入險而不覺其怪也孤花小草時鳥候蟲而不覺
其細也是所謂天也鬼神也有行乎其間者也吾友聰
警絕倫遇物能賦穿穴經史漁獵百氏其人其學殊矣
故其詩有不經意而成者有苦思冥搜而得者有以長
律大篇爭勝者有以單辭片語擅場者有澹遠高華者
蒼勁者有紆餘爲妍者可謂善學古人無體不備至其
聯句強韻則更駸駸乎上規韓孟焉胡可及哉吾友之
年甚壯耳自今以往齒益增學益富詩益多則將盡古
人之變卓然自致於大家譬若登枕然級愈上則身愈

高耳豈有紀極哉則吾所云發之於人而牖之於天致之以學問而相之以鬼神吾友自思之其相視而笑矣乎其以吾言爲河漢矣乎